

物二這半年

趙育莒

物二這半年還是像歷年的物二一樣，也上了半年的課，也考了期末考，也當了一些功課，也和其他年級不相往來，也糟蹋了學會（本人也難辭其咎），也像歷年來的物二一樣，想擺脫傳統的束縛，以嶄新的姿態出現；而且，也沒有成功。一切都被納入了傳統的模式之內；我的意思是，看這篇文章時，你應該像平常看這類文章一樣的，不要以為會看到什麼了不起的東西。

學期初，大家面對着新的課程、新的老師，大概都有一種新鮮感，上課久了，對每位老師更能適應，尤其有的老師旁徵博引，言語令人可愛（引丹鳳女士語），時而與同學作建設性的辯論，更使上學期的一些課增加了不少樂趣。

由於高涌泉、陳憲淇等同學的促成，期中考後，班上每週六下午幾乎都有一個小規模的討論會，形式相當自由，主要還是離不開功課方面的問題，不過，由於熱衷此事的人不多（也很難不如此）以及一些方式上的問題，效果似不極佳，當然也不必因此而停止這項嘗試，下學期我們決定繼續下去，方式或將有所改變。

上學期最令人興奮的事，莫過於臺大新生盃各項比賽中，競爭激烈的新生盃手球賽，經過一連串的鏖戰，在擊敗了實力強大的與賽各系新生手球隊後，冠軍終於為我物二全體手球選手奪得。為學會添了一面最漂亮的錦標。本班選手為謝榮源、廖思善、吳非艱、李振榮、蔡爾成、許以仁、關志鴻、孫頌平……可能有漏掉的……等等。對了，還有一個企圖魚目混珠的小鬼好像是從物一借調來的，不知叫什麼名字。

上了二年級後，本班最使系內系外為之側目的事，可能就是由幾個人引起的戲劇氣氛了，身為始作俑者，也只能把——至少本人的——心理動機略作解釋。較複雜的剖析如果運氣好的話可在「臺大青年」上看到，我的動機再簡單不過了。我只是想看看，當一件只可能在夢境或是遠離實際的幻想中發生的事突然發生在一個人面前時，這可憐蟲會被大家暗中譏笑到什麼程度。此外，演戲本身亦頗有快感。當然，當這氣氛演變成今日學會房間裏的暴戾風氣時，不滿的人

也就不停地增加了。再高級的玩笑也貴在適可而止，暴戾之風的銷聲匿跡，可能是將來必然的結果。

上學期除了學會的一些活動外，本班只有少許活動；很難過的發現，舞會往往是令人心脆（引初中某老師語）的地方。更難過的是，除此之外，似乎別無選擇，班上活動除非是舞會，否則很難獲得清流人士的光臨，不過這並不能責怪任何人，據說大學是應該如此的，真的據說應該是如此的。

看來距一千五百字尚有距離，那麼再談談我對這職務的感想，其它的都不談，我認為班代這職務至少有一點可貴的，是你可以有較多、較方便的機會去接近班上同學，尤其是比較沉默、比較疏遠的同學。可以使你更加了解他們，而這在一般情形下是比較不容易的，和每一個同學長談，坐在系館大門口的桌子上，覺得彼此的關係都拉近了不少，發現平常見面只是打個招呼的同學，他的思想能夠如此地啟發你；如果不是功課不允許，我真的願意花大部分的時間在這件事上。當你接觸了許多人，帶着許多嶄新的念頭回家時，其快感絕對不下於在圖書館坐一個下午的感覺。那個不服氣的可以試試看。

這篇文章主要對象當然還是物二的同學，是讓他們看了發出會心的微笑的（不過也不一定就是了）。如果因為措辭奇怪而有人看不懂的，大家都不要覺得遺憾，好嗎？

